

金彦华 著

含泪的白茶花

——一个女模特的自述



广西民族出版社

含 泪 的 白 茶 花

——一个女模特的自述

金彦华 著

广西民族出版社

(桂)新登字02号

含泪的白茶花

金彦华 著

☆

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鹿寨县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10.25印张 插页 200千字

1992年4月第1版 1992年4月第1次印刷

ISBN 7—5363—1647—X/I·383

定价：4.00元

目 录

第一章	情归何处有谁知.....	(1)
第二章	侗寨的野葡萄.....	(18)
第三章	多情的“白茶花”.....	(33)
第四章	桃花寨的“白马王子”.....	(45)
第五章	爱神光临木楼.....	(64)
第六章	相见时难别亦难.....	(81)
第七章	孔雀飞出了山寨.....	(97)
第八章	外面的世界真精彩.....	(116)
第九章	新颖的“民族服饰展演队”.....	(133)
第十章	艺术学院的大学生.....	(148)
第十一章	羊城的“夏之梦”.....	(165)
第十二章	北京协和医院的悲剧.....	(181)
第十三章	黄浦江边的新朋友.....	(200)
第十四章	昨日星辰今夜风.....	(219)
第十五章	台湾回来的外公.....	(237)
第十六章	香港的世界真无奈.....	(252)
第十七章	美国寻亲万里行.....	(270)
第十八章	裸体模特的生涯.....	(290)
第十九章	人在天涯无归期.....	(306)
后 记		(324)

第一章 情归何处有谁知

我坐的这架波音747大型客机，从大西洋彼岸经过二十余个小时的疲劳飞行，在香港作短暂停留后，直朝广州飞来。

外公在香港离机后，连机场大门也不出，就转机飞回台北去了，爷孙俩泪珠涟涟地作了话别，老人临别前还谆谆叮嘱我：如遇到再不顺心的事情，千万要写信告诉他，并叫我好好侍候母亲和外婆。

我满脸泪痕地登上了飞机，回想起近一个多月来，离乡背井在异国漂泊，想见到的亲人见到了，想得到的东西却没有得到，一颗破碎的心分作两半，我带着爱的一半回到祖国，血淋淋的另一半却交给背信弃义的父亲和结婚再娶的未婚夫！

我是一个失去父亲与恋人的少女，迫切地渴望着炽热的爱，一颗干涸而年轻的心，期待着爱的甘露。

唉，还是越过历史的田坎，回到属于自己现实的天地，岁月刚刚从我身上走过二十个年轮，这场无情的暴风雨摧毁了我幻想的花蕾。

· 含泪的白茶花 ·

我放眼窗外，凛冽的寒风扫净了天上的云彩，天空一望云垠，呵，高楼群栉次鳞比的广州已经历历在目：越秀山上高耸的电视塔出现了，六十三层的国际商贸大厦看到了，还望见那系金黄色缎带似的珠江，仿佛还听见它的汨汨水声。这条大江的上游，就是生我养我的故乡，看见了它，怎不引起我激动的心绪！

我抬腕看手表，这表是外公在香港买的，那块破上海牌女表，早就扔掉了！现在时针已指到北京时间十四时二十三分。

飞机着陆时的轰鸣声引得机上两百多位乘客一片欢呼，春节前夕，回乡探亲的、离家避年的，都急盼着这一时刻的到来。

今天虽然是除夕，白云机场比往昔有些冷落，旅客们行色匆匆，工作人员心意闲散，都盼着早一点赶回家过个团圆的除夕。这时我却后悔起来：外公劝我在香港过完春节再回家，我觉得在香港曾经逗留的日子里，没有给我留下多少好印象，因此便执拗地急着回来。可是，现在大年三十的广州，怎么赶也赶不回那千里以外的故乡了。

俗话说：“每逢佳节倍思亲”，这句话在我身上应验了，亲人哟，你在哪里？

飞机在跑道尽头转了个弯，便安稳地在停机坪不走了，我正踌躇着，邻座那位旅客向我递过来一张名片：

“小姐，如果在广州有为难之处，请来找我吧，我会尽力替你解决的。”

这是个两鬓霜白的老人，是个温文尔雅的儒者，大大方

方的“国字”脸上，架着一副金丝眼镜，后面是一双闪烁有神的大眼睛，一顶棕色圆形绒帽复盖在头上，身穿毕挺的高级毛料黑西服，胸前还系着一根紫红色领带，显示出他高雅的风度，讲话语气亲切，态度热情。

他从香港登机后，是我的邻座。他就座后望了我一眼，便从头到脚仔细地打量我，仿佛看一本刚刚出版的新书，神情显得有些惊异，从启德机场起飞后，他一路上找机会与我搭讪，用普通话问我：

“小姐，你是回大陆探亲的吗？”

“我是赶回家过年的。”我冷漠地答道。

“听你的口音，恐怕也是我们南方人吧？”

“我是广西人！”

“广西？呵，我的老乡！”他欣喜地说：“我是梧州市人，在广州工作。请问，小姐何处人氏？”

我见他语气诚恳，又加上是同乡之谊，便说：“柳州地区侗寨的。”

“呵！你是少数民族？两广的少数民族姑娘象你这样标准的真是少见！”他感慨道。

“标准，什么标准？”我觉得很开心。

“从我们搞美术角度的要求，就是讲究身材、体形，五官、气质……”他又一次仔细地朝我上下端详。

我觉得这老年旅客有些怪，我长得怎样与你何干！哼，在时装表演队里人家称我是“冷面美人”呢！这家伙也许是个道貌岸然的老色狼，于是，我不屑一顾地扭转脸去望着窗外。

· 含泪的白茶花 ·

对方见我不愿搭理他，也就不再与我交谈，便拿出一张当天的香港文汇报来阅读，看了一会，便自言自语地说：“宣传得太过份了！”

我不禁转过身来瞄一眼报纸，他便对我说：“我只不过是去香港‘星岛画苑’讲了三天课，就称我是大师，叫人真不好意思！”说完便将报纸递过来指给我看那段新闻：

“广州中南美术学院油画大师来港讲授‘人体素描美学’，受到全港美术界人士欢迎。”

原来这位老人是个教授哩！我庄重地将报纸还给他。

他从我的眼神看得出我对他的尊重后，也就心安理得了。

……谭兴教授这张名片，随便胡乱地塞在我的大衣口袋里，和他一齐走下舷梯。

走出大厅，就有两个人来接教授，一个接过他的行李，一个引导着走向停在外面的小轿车，他似有相见恨晚的感觉，回过头来问我：“小姐，还未曾请教你的芳名呢？”

“我叫杨培花！”我莞尔笑答。

“杨小姐，要送你到住处吗？”他热情地问。

“谢谢，等会有人来接我。”鬼使神差地朝他抛出一句谎话。

“好，再见吧，在广州有事就来找我！”教授和蔼地说完，便钻进了汽车。小车象黑猫般地奔窜而去，消失在汽车的洪流里。

有的旅客带了三大件五小件之类的东西入境，要去办理手续。我提着一个从洛杉矶买的旅行皮箱，里面装着我的失

望，我的悲愤！孑然一身回到祖国，真是梦魂无所寄，空有泪沾襟呵！

没有朋友的人，犹如一只身孤影单的孤雁，付出了友爱，也就才能赢得友爱，真正的朋友，是在自己最困难的时候出现的，这个美术学院教授堪称得上朋友了。

我在寒风中屹立。是哟，如今往何处觅路返乡呢？我稍稍思索片刻，立即跟着人群挤上了开往民航售票处的大客车。

民航站里显得冷冷清清，连平日在大门外人行道炒卖外币和打火机胡须刨一类洋货小玩意的“炒友”，也一个个不见了踪影，恐怕是回家下厨炒三丝去了。

我立即上楼到售票厅购买回广西的机票，贴着的告示给人一副苦相——三日内机票全部售完！

我直奔火车站，这里倒是拥挤异常，但售票窗口的黑板上赫然写着“三日内各次列车座位票已满员，现售站票。”

二十二小时的全程站到柳州，然后又乘八小时的长途汽车到县城，再坐三个钟头的班车到乡里，又要翻山越岭徒步五小时崎岖的山道回到家中，这叫我如何受得了！还是走水路吧。

提着行李挤出喧闹的车站广场，乘上七路公共汽车，直奔大沙头港务客运站。车过繁华的北京路，两旁的商店里显得空空荡荡的，昔日那人头涌涌的景象不复存在，唉！几千年的习俗，人们就要赶一餐团圆的年夜饭。

车至终点，航运站熙熙攘攘的场面，与大街上的店铺成了极大的反差。我奋力挤开人群，走到售票窗前，墙壁上写着

·含泪的白茶花·

同样令人懊丧的字样：“三日内至梧州、柳州船票已售完。”

这下真的是完了，水陆空回乡通道已关闭。当然，那昼夜行驶的长途客车我是万万不敢搭乘的，恐怕这时也无票可售了。唉，我是有家归不得哟！

走出航运站，欲至马路对面的滨江酒店投宿，使我这副一米七五长期颠簸的身躯得到歇息，又看见马路上的自行车与摩托车上都载满着鲜花，尤其是那一盆盆小金橘，象满天星星在我眼前闪亮，使我惨白的心灵点燃新的希望。花城呵花城，你是个女性的世界！

祈求苍天恩赐的人，只能永远低着头颅。灾难就是人的试金石！我立即叫了一辆出租车，开到三元里，投奔我那位心地善良的琴姐去了。

离三元里一步之遥的桂花岗，平日是广州近郊农副产品市场，车过此站，我目睹着花农们在这里摆开了卖花的摊档，虽然时到下午，仍有不少各类鲜花摆满马路两边的人行道旁，繁花似锦胜似春天。但是，我心灵的春天已经凋残了！

买花的顾客中不少是双双挽手攀肩的青年男女，他们的欢笑声引起我无限惆怅。是的，合家团圆的时刻将要来临，我与谁团圆呢？唉，昨夜星辰今夜风哟！

三元里是广州旅游景观之一，是一百多年前中国人民起来反抗英帝国主义的圣地。如今那黑色七星旗在三元里纪念馆飘扬，那座高耸的纪念碑屹立在半山上，告诉人们不要忘记历史！是的，过去的事又有谁能忘记呢——

去年春季广交会期间，在一次外出购物时，我在公共汽

· 第一章 情归何处有谁知 ·

车上被小偷扒窃，站在我旁边的一位广州姑娘用粤语喊了一句：“当心扒手！”我迅速作出反应，把小手提转在前面，并用手捂着，我以为没有失窃已是万幸，这件事可能就过去了，谁知道汽车到了站，那姑娘也与我同时下车，车上那个扒手也尾随着，硬在光天化日之下抢夺她的钱包作扒窃行为的报复。这位广州姑娘一面高呼：“捉贼！”一面奋力夺回自己的钱包，不料几个回合，小偷却被姑娘推得踉跄趑趄，在众人的怒斥声中鼠窜了！我立即上前向她致谢。

这是个面容俊俏，匀称丰腴的身材，有天然风韵的姑娘，年纪大约有二十四、五岁，穿一身乳白色的流线型双色套装裙，神态安详，反而用普通话来安慰我，说不必担惊受怕，出门要小心为重，当她看到我胸前别着一枚有本屆广交会标志的胸章时，问我是来作买卖的吗？我告诉她来作时装表演的，她听后很是兴奋，说：“难怪你长得这样靓，连小偷都注意到你啦！”两句幽默的话语，使我俩就这样结识了。

上次临回南宁时，到她家吃过一顿饭，这顿饭还颇具特色，满桌全是生猛海鲜，她说要给我这个广西妹留下深刻的印象，永远不要忘记她司马琴……

琴姐住在三元里世康大街，虽说号称大街，其实也是一条小街道而已，可能是夸耀一下这个近郊的新兴居民区罢了。

从的士下来，司机还替我从后座上把皮箱提下来放在地上，因此我还给了三块钱小费，他惊愕着收下了，待车子开走时，我才想起这是在国内，没有在美国给小费的习惯，禁

·含泪的白茶花·

不住哑然失笑：出去才个多月，差点忘了本啰！

琴姐家的铁门是一幅画：铁枝上的图案有着红日、椰林和大海，用三种颜色分开。当我用手按门铃时，眼睛还在观赏画哩！

出来开门的是琴姐的母亲，这是个慈眉善目、久经风霜雨雪摧残的老人，当她抬头看见是我时，露出惊诧的神色：

“阿花，是你！来我家过年？好！外面风大，快进屋来。”她打开大门帮助我提皮箱走进客厅，一边对我说：“你来和我过年就好啦，不然我一个人就太孤单了，喏，鞭炮买了没得人烧呢。”

“琴姐和强哥呢？”我感到有些失望。

“两公婆去肇庆阿强他家过年了，要到初二才回来。”

“噢！”无奈何听天由命了。

客厅的布局是精致讲究的，地上铺着塑料花地毯，一排淡红色的矮背沙发，前面摆着茶色的玻璃茶几，大鱼缸里的灯映照着神态各异的游鱼，珠江推叠式音响屹立在旁边，墙角的万宝三门冰箱上的花瓶里插着一簇活鲜鲜的七彩花束，旁边那台二十四寸直角大彩电用金丝绒的布套罩着，转角的酒柜颜色浅黄，人头马、威士忌、香槟酒应有尽有。壁柜上也摆设了许多新购置的艺术品，两尊外国男女裸体石膏像还放在显眼的位置上，使人不敢多看一眼，生怕亵渎了这对圣洁的胴体。

屋角一隅墙上的木制壁橱中，供奉着慈航普渡的观世音瓷像，金属制的红烛已经燃亮。当然，它的光源也是现代化的，拧亮电开关就行了。观音老母圣像前已摆满了新鲜瓜

果。这间客厅是典型的古今合璧之作。

哟，新近沾上去的米黄色贴墙布上，还挂着我的两幅大彩照！一幅是穿着比基尼泳装，另一幅是在“夏之梦”裙装表演时穿着一件绣花全开胸直身迷你裙照的。

看，象吐蕊的山茶花般的面庞，象秋日晴空似明净的眼睛，配上灵秀的鼻子，桃绽似的嘴唇中露出晶莹闪光的玉牙，两弯柳叶似的黛眉配上天鹅绒般的睫毛，挂着碧玉耳坠衬托出琥珀色的粉颈，柔嫩浑圆的双肩，饱满健美的胸脯，白玉凝脂般的肌肤，伴着潇洒飘逸的披肩长发……哟，真象电影上的大美人呢！

我这个侗族妹仔怎能有照片上那样的丰姿？还不是全靠强哥这样专业的摄影师拍出来才能出神入化。当然，我也决非平庸之辈，不然人家怎么会叫我做“白茶花”！

看着门后穿衣镜里我这付憔悴的容颜，与照片里灼灼的风采成了极鲜明的对比。

人生驶出避风的港湾，才能真正认识大海的波澜，我经受住了爱情的煎熬，炼出了能识别真金的眼睛，青春尚在，还愁丽容不再来？！

“阿花，告诉我，你从哪里来？”一声亲切的询问，惊断了我的冥想。

“伯母，我刚从美国回来。”

“噢，你一个人去美国做什么？”

“我去找父亲和……”羞怯得不敢再往下说。

“你父亲他们为何不与你一齐回国？”伯母似乎窥探到“他”是何人了。

·含泪的白茶花·

“唉，人生不尽如人意哟！”我避开话头。

“阿花，是不是他们变心了？”真是一针见血。

“伯母，别再问了，我、我不太舒服……”我哽咽着。

“好，好，万里迢迢回来，你到阿琴房间去歇息吧，开饭时我再叫你起来！”边说边替我打开房门。

“你，你怎么流泪了？”她立即掏出手帕，轻轻地在我脸上揩拭：“乖女，我不再啰嗦了，你好好睡一觉吧。阿花，你的心情伯母我明白！”反栓上门，她转身到厨房去了。

友谊是人生的一盏明灯，无论暗夜、风里、雨中都映照着眼下的路，与其有百两黄金，莫如有一个知心人。从苦难的旅程走过来的我，有老人家一句话就感到如饮甘露了。

合衣躺在琴姐柔软的席梦思床上，仿佛还象在天空中颠簸的机舱内，颠簸的旅途，颠簸的人生，颠簸的情与爱，泪珠如泉沾湿了散发着香水味的枕巾……我在颠簸的思索中疲倦地睡着了。

醒来时，房间里已经开亮了电灯，我睁眼看着梳妆台上那个镀金的石英钟，已是指着下午七时二十三分。该起身吃饭了，我身上盖着赛丝龙被子，又是伯母象照顾着女儿一样替我加盖的，我对她的陌生感一下就拉近了。

走出房门，看见客厅中摆开了饭桌，上面放着一个铝制的电火锅，桌上摆满了生菜和熟菜，杂烩、鱼丸、白切鸡……老人家看着没有声音的电视（她是怕吵醒我呵！），看样子是在等着我醒来吃饭。

我激动地喊了一声：“伯母！”她回头一笑：“阿花，

吃饭吧，菜都快凉了。”

我迅即入席，顺手装了两碗饭。但是还空放了一付碗筷，我不解其意，“这是纪念阿琴他爹的，他和我们一起吃团圆饭。”伯母低语着，我一下子明白了。

“慢着吃饭，今夜我们要喝两盅压压岁！你喝得酒吗？”老人拿着一瓶青岛红葡萄酒向我问道。

“好！我陪伯母喝一杯。”

“这葡萄酒是为你买的，我喝人参酒。”

我高举酒杯，怀着敬意地说：“为伯母福寿双全干杯！”

“阿花，为我们能作人的贤妻良母，饮！”显然，她是有所感慨身世的，伯母一口喝完一杯酒后，又忙着挟菜给我吃。

“伯母，来，这杯酒祝琴姐和强哥事业发达！”我爽快地一饮而尽。

“这杯酒是祝你阿妈健康！”她虔诚地举杯。

“好，为伯母合家幸福，干！”我衷心祝福。

“为阿花你全家早日团圆再饮一杯！”老人家已经喝完第四杯酒，脸色益发红润起来。

为全家团圆而干杯，这只能自饮苦酒而已，我这辈子团不了圆不算，连琴姐这样幸福的家庭也缺少一个父亲。每条河流都有自己的流向，每个人的生活都有自己的轨迹，暗夜中，启明星虽能指出方向，但选择方向的还是靠自己。

在这异乡过除夕，二十年来还是第一次。从我最初懂事的年月起，火塘边我都依偎在母亲的身旁，听阿妈哼着一首

·含泪的白茶花·

首动听的歌谣，唱着唱着，母亲那两颊下陷瘦削灰黄的脸上流下了几滴清泪，白发苍苍的外婆默默地拿围裙抹去眼角的泪痕。自从乔维离开桐寨杳无信息后，火塘边加入了第三代女人的抽泣声……年复一年，我就在那既温馨又凄惨的木楼中，泪水悄悄地滋润着我长大。……

伯母不停地把菜挟放在我的碗内，又咕噜咕噜舒心地喝着人参酒，看样子，她喝得满脸通红，我喝了好几杯苦酒闷酒后，觉得连胸口都是热辣辣的，葡萄酒还挺有后劲呢！

俗话说，“酒逢知己千杯少”，象伯母这样善于体贴别人心情的酒伴还算罕见，因此，我权将羊城当故乡，把忧愁与悲伤一齐喝下去了。

外面鞭炮声噼哩叭啦响个不停，市区是不准燃放鞭炮的，这里是近郊，因此显得特别热闹，一下子给千家万户带来了欢乐的气象。

“阿花，刚才你睡着时，我叫隔壁的小刚把鞭炮放了，图个晦气扫净，来年利市喽！”

是的，九十年代第一年一定是个吉利年！由于多喝了几杯，连中央电视台播放的春节联欢晚会都没有心思看，我们尽兴酣饮完毕后，已是晚上十点多钟，伯母嘱咐我不要去睡觉，待守完“年”才去歇息，我答应了。

我帮助伯母收拾完杯盘狼藉的桌面，伯母泡了两杯茉莉花茶，我和她在沙发上一边嗑着瓜子，一边聊起家常来。

“你知道阿琴怎样跟阿强结婚的吗？”老人用缺牙的嘴抿着茶，象蚕儿吐丝似的不断地对我说：“阿琴原来在杂技团当演员，一次在高空叠椅演出时不慎摔下来，腰部受了

伤，便转业到纺织品商店当营业员，和公司一个科长搞恋爱，当他俩正准备筹集东西结婚时，公司选拔一批女营业员去展销会上当时装模特，阿琴被抽去了，这次生意不错，公司决定成立专业的时装表演队，阿琴被留在队里，还当上队长哩！

“有一次她们展销夏季时装，阿琴穿了什么比基尼游泳服表演，被人拍了照片登在杂志上，结果她的那位如意郎君和她分手了，说不要赤身露体给别人看的女人做老婆！阿琴气得要去铁路卧轨自杀，因为她已经有了两个月的身孕！”

“还是我去到那家杂志社，找到了那个拍照片的记者，我把他骂得狗血淋头，硬拉他上法院告他。这是个衣冠楚楚文静的青年摄影记者，当他得知阿琴照片登出后的结果时，便到我家来赔礼道歉，向阿琴连声认错，请求她不要去寻短见。

“阿花，你们女仔的心象水一样轻飘飘的，男人的甜言蜜语向你们耳朵一灌，你们就心软了。最后，他陪阿琴去医院作人工流产，因为阿琴要到香港作时装表演，半年后他俩就结婚了！”

“阿强哥真是气度不凡！琴姐是个善良的女子。强哥有高尚的人品，不仅是不搞不义的行为，在灵魂深处连不义的尘埃也找不到！伯母，琴姐真是幸福哟！”

“阿强对我极为孝顺，对阿琴也非常敬重，他替阿琴拍了很多时装照片登在报纸杂志上，连我都感到有点光荣喽！”

金玉良言是用不着修饰的，情人的眼睛里如果失去光